



泉南雜誌

下

4曾4  
515  
41



卅九



增 4  
515  
41



泉南雜志卷下

檇李陳懋仁無功著



清源山一名泉山漢書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  
泉山一人守險千夫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  
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  
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乃可破  
也師古注泉山即泉州之山保者保守之以  
自固也泉州府志非其注云自師古時言乃  
唐貞觀初之泉州今福州也又謂北山之巔

泉南雜志卷下

乃東甌王避漢兵處然東甌王卽東越王餘善爲漢兵所攻自所保之泉山南行徙大澤中繇王居股殺以降漢亦無由至此山也余按買臣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居大澤以爲易擊故請發兵浮海直抵泉山上拜買臣會稽太守居歲餘與橫海將軍韓說等始擊破東越是漢兵未攻之歲餘前而餘善已先去泉山居大澤矣志謂餘善爲漢兵所攻而後去亦非也又按閩粵王傳故粵衍侯

吳陽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所謂漢陽則又非泉山矣余登泉山及巔五里梯磴頗夷不爲峻峭卽有險可守然皆側徑細路不能儲餉四面平疇困可立蔽若陵谷已變遷則已如未變遷吾意餘善欲保守自固必不居此絕地是知非買臣所指之山明甚志雖表其非是然略而未備且有先攻後徙之舛余故申其說以俟考焉

宋顯謨閣學士泉人傅伯成狀前嘉興守程公  
行實其略云公諱卓字從元徽休寧人開禧  
二年除司農寺丞十二月以親老抗疏請外  
補差知嘉興府丁母新安郡夫人艱嘉定三  
年八月服闋以嘉興治最授朝奉郎歷官正  
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新安郡開國侯  
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又云檣李輔郡公以  
推擇出守剖决如流莫不切中其情然終歸  
平恕或僞爲俸廳印紙與奸民爲市以充契

券之用流布既廣吏因事覺視爲奇貨謂無  
真僞當歷加追驗則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公  
曰此不過僞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並  
擾吾以安民爲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誤  
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  
尋以內艱解郡按此則知公之澤被吾嘉甚  
厚乃吾郡志自元郡幕單慶學博徐頤及  
明太守柳公遺公之名與事之實後遂泯泯  
余讀清源文獻漫爲錄出以備補遺

泉自五代之際腴田多屬寺觀民間其下者耳  
厥後漸爲勢佃轉相沉匿寺觀反累虛糧至  
今數百年來尚有清查寺田找價爲充餉之  
用者余嘗奉差稽覈溷不可了朱紫陽簿同  
安日有詩云輸盡王租生理微老僧行乞暮  
還歸空山日落無鐘鼓惟有虛堂蝙蝠飛是  
知僧寺糧累而貧宋時已然矣

唐盛均泉人也嘗病白孔六帖疏略廣爲盛氏  
十二帖宋鍾璇亦作續白孔帖

泊宅編載泉州萬安渡水濶五里蔡襄造石橋  
兩岍依山非也余嘗往來此橋及按端明自  
爲記長三百六十丈非五里岍左面山非依  
山岍右則去山尚遠也

宋德祐二年十二月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真子  
以城降于元考泉州府志田真子昔江人文  
天祥同榜進士爲州司馬蒲壽庚其先西域  
人與兄壽成總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  
寇得官壽庚頑暴寡謀壽成爲之畫策密昇

壽庚以臘丸裹表潛出降元今但知壽庚之  
叛宋而不知壽歲之主謀也其子師文尤暴  
悍嗜殺孫勝夫其黨也余按宋元通鑑云我  
太祖皇帝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不得  
齒於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故終夷  
之也又資治通鑑府志俱曰田真子而薛方  
山宋元通鑑則曰田子真兩通鑑俱稱田知  
泉州而府志則稱田爲州司馬名與官皆屬  
互異故并識之不致賊臣溷逃斧鉞也

衛民祠爲前守熊公設也公諱尚初江西南昌  
人由吏員正統末知泉州剛梗廉勤有善政  
時鄧茂七反據汀延遣劇寇侵掠泉界民甚  
危之郡將王指揮觀望不武公曰吾當躬禦  
不可延寇殲吾城請師未下乃提民兵與晉  
江簿史孟常陰陽正術楊仕洪拒戰于古陵  
坡皆爲賊所執欲屈之公執不可迫取贖又  
不可公氣愈厲罵愈甚遂皆死之繼而重兵  
至賊走後錄其死事祠以祀之以楊史配萬

曆乙巳太守東山張公見其祠傾圮立欲新之命余董厥事甫庀材鳩工有岸生某以其父有近時說賊功欲塑像史楊之次余曰有勞桑梓與死事並祀固與禮合但須論定當事議許而後可會公解組去後無任事者祠尚頽然蓋熊公以吏起至二千石爲民死賊城得保全血食千秋神爽赫奕誰謂掾吏無人哉公之外又有羅明以劍州判罵賊死曾璉以連州判禦賊死鄧俊以榮山尉禦賊死

陳一道以蕪湖丞禦倭死俱蒙 恩蔭且立祠焉嗟嗟此數君者甘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義故能心堅鐵石操厲松竹履危亡而不顧飲刀斧其如飴是知蹈節捐軀不限人地彼紆朱鳴玉者視死在前而欲成此徽烈幾何人哉

國朝掾吏不但熊况兩公官太守俱稱名臣其尚書侍郎卿寺銓司台省藩臬二千石府佐縣令不下數十百人無論各省多有卽以泉

與吾郡可指而數者泉州有張苗南通政使張輝光祿少卿劉仲修工部主事黃均知縣趙應實知縣加六品黃永寧波湖州府知府嘉興有殷景監察御史陳宣河東張翊大理評事顧琛吏部郎中葉春刑部侍郎張振重慶知府金宗禮部郎中以上俱互見弇州別集泉嘉兩郡志雖進取或有超資要亦有可用者在故知國家未嘗不用異途特患頹靡不肯自立苟有自立者出而不為群妒所射者少矣且當事者不但不為振拔反疑而伺察之使舍沙

得行蘭猶共刈是非所以激有志勸後來也東嶽行宮坊扁曰萬山第一是米元童書第一山刻妙覺巖下者相傳一羽士臨出自書萬字足之  
余有米南宮寶藏二字刻于無為州者徑二尺許大有神勢欲摹刻清源山中客有謂余曰院司且經遊公位下未宜勒石余乃笑而止庫貯敗鐵甚夥皆先後所收不堪軍器也余嘗監收目擊可用乃兵子飾虛利在指餉不論



身南新志卷下  
堪否故毀解還余議堪者官給工料分發各  
營修理兼用不堪者作鐵與之於軍器銀內  
銀七器三照額搭給解驗查盤一如新造之  
法併散雨濕火藥而加硝提之計省二千餘  
金卽於餉銀內扣庫以抵下年額征節軍費  
以紓民力計無便此沈都閩士弘力贊如余  
言郡司馬楊公司理李公欣然覆議各以陞  
任丁艱行視篆汪公因議具申乃當事者泛  
視不行終作朽物惜哉

興化有海洋劇寇數輩俱與常惟賊首杜某  
尚在逋逃乃興化海防同郡夏靖原公所部  
事也中丞御史臺嚴限不獲一日公密札示  
余曰此巨寇也幸加意緝之余始物色其人  
饒於資善杭海又多黨與非計得不可乃屬  
意謀者口幕君與夏多桑梓情能爲爾地來  
吾爲若屬幕君圖之否則終爲他擒無脫理  
爾卽走海如妻子家產何杜然其言果至余  
乃縛送科結初公之緝此賊久屬余最後偶

然耳不虞余得之如吹塵也乃知作惡者終不能逃法網耳

余司干抵一青衿失盜稱明火強盜劫錢物數百金在事賊曰城中盜至此極乎切責余往勘盜蹤至則見一間矮屋門有火炙一孔若將伸指探屢屢者余不問所失第檢所存有竹竈一竈傍匡床一綻布被一舊履一量碗筋數器依床一桌而已余卽以開覆在事叱而遣之余問青衿曰公此舉何居青衿答曰

賊雖無所得然生既貧反得所司例守暴客故作此鬧事聊欲給其比追耳

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爲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抵飾當事辭責司捕之弛於干振也甚厲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贗作問諸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以二人塗如其處少焉

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自是嚮  
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按本草千里急一名  
千里及藤生道傍維落闊葉細而厚味苦平  
小有毒治疫氣結黃瘡蠱毒煮汁服取吐下  
亦搗爛敷蛇犬咬不入衆藥第不載此草可  
染膚黑如鳳仙花可染指紅也

葉湜爲泉州惠安丞真文忠公守泉時引以自  
助有擒賊功甚著公爲作墓誌郡志失其名  
何也蓋未見西山文集耳

宋進士呂造詩云閩海雲霞遶刺桐往年城郭  
爲誰封鷓鴣啼因悲前事豈蕊香銷滅舊容  
刺桐城今泉州築城時環城皆植刺桐故號  
桐城

宋王勺泊宅編云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墾  
山壠爲田層起如階級然每引谿谷水灌溉  
中途必爲之磴下爲碓米亦能播精朱行中  
知泉州有水無一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  
耕之詩蓋紀實也余曰否蓋余於泉嘗履畝

焉聽斷中多有爭水者其田謂之糞水田以  
水源遠近爲價之高下如吳中上鄉下鄉然  
港脉鮮少源流僅是一溝或積一潭各從其  
派非共由者不得盜決支流田傍各濬土坑  
蓄水遇旱置桔槔引灌夜則守之以防盜汲  
朱行中所云水無一滴不爲用蓋在此不在  
磴確也余所經浙之金衢達建安始有水確  
田開山壠閩實爲多故余詩有湍中疊石開  
泉確天半鋤雲種水田之句又泉志郡守無

朱行中元祐間有朱服改知婺州婺州卽三  
國時東陽也洎宅編謂朱行中嘗守東陽故  
知行中或卽朱服字也

宋陳復齋密知泉屬安溪時各色錢不係土供  
例歸縣官吏以例進公曰入縣卽爲官錢私  
有之則贓也良久曰此一例字壞了許多賢  
士大夫

泉南號文章之藪而載籍甚少何也所見者惟  
歐陽行周文集真西山忠經清源文獻泉郡

志敬由編王梅溪真西山兩公溫陵畱墨蔡  
文莊公集王遵巖先生集此外無聞焉或曰  
藏書家秘而不行耳何忤菴先生曰蒲氏之  
變泉郡既遭兵火無復遺者又僻在一隅傳  
播不廣習尚纖嗇梓刻不多地氣卑濕蠹魚  
爲虐慨前人之苦心悲後世之漸滅故公集  
清源文獻以表前人而引用諸書皆出家藏  
也

有一婦因夫出賈便告離夫屬余鞠之余意買

臣婦離夫謂其終餓死溝中故也經商非貧  
離之必有姦事陰遣人門外覘之果得姦夫  
輸詞科斷

余幕佐王君者以細故作瞋相余以釋提婆那  
與佛問答二偈解之其問偈云何物殺安樂  
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佛答  
偈云殺瞋則安樂殺瞋則無憂瞋爲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王君爲之改容雖然悔失攻中  
而怒不可拔矣

泉濱海颶風時作客因曰此非雄風乎然不聞  
有謂雌風者余同僚山陰俞君善謔曰今內  
孺咸作非雌風乎余笑曰雖然風亦有相偶  
者宋玉賦有大王風劉孝威詩有少女風風  
俗通有君子風北史有小人風

優童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蟬鬢  
傅粉日以爲常然皆土腔不曉所謂余常戲  
譯之而不存也先是一彪黨舉此以爲傷敗  
風俗建白當事據行之然而此種蓄於有力

家雖禁弗戢第長彪黨之風則曰吾言足以  
取信當事從而伺察人過動欲檢舉設機嚇  
詐卑官黔細爲之不安余雖白府竟不我信  
已而果驗余言故凡建白須出更老要亦事  
可施行假公濟私所當深察也

迎神賽會莫盛於泉游聞子弟每遇神聖誕期  
以方丈木板搭成抬案索絢綺繪過翼扶欄  
置几於中加幔於上而以妓童妝扮故事衣  
以飛綃設以古玩如大士手提筐篋之屬悉

以金珠爲之旗鼓雜沓貴賤混并不但靡費  
錢物恒有鬪奇角勝之禍至於宵分敲死寂  
然無聲便是人消物化境界富貴下場榜樣  
矣

雲間徐子丞贊晉江嘗問余曰律例果皆鄭侯  
作耶余曰漢高祖法三章蕭何增爲九章叔  
孫通又增爲十八篇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笞  
數武帝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  
條千八百八十二事後世增刪不一我明

附例居多凡遺戍則引例非律也 漢景帝  
時笞者筭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  
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髻毋得更人畢一  
罪乃更人然此代斬趾代截鼻非施之罪外  
者也後世用竹爲刑具始於此不但施之罪  
外甚則五下一更人笞去髻遠至於胯不曰  
笞而曰打矣 古之五刑一曰墨鑿其面以  
墨涅之二曰劓截鼻也三曰宮淫刑也男子  
割勢婦人幽閉四曰刖斷足也五曰殺死刑

也 今之五刑一曰笞用小荆杖決打一十至五十每一十爲加減一等二曰杖用大荆杖決打六十至一百加減等如上三曰徒拘收在官以應用力辛苦之事一年至三年爲五等半年爲一等酌罪輕重而加減之四曰流流去遠方終身不得還鄉二千里至三千里爲三等五百里爲一等酌罪輕重而加減之五曰死絞斬也絞全其肢體斬身首異處凌遲極刑也

午旱暵爲虐米價騰貴兼一時私錢盛行卽官錢驟亦不用議者欲減價平糴併禁私錢百姓嗷嗷至於罷市余白府曰泉地米少不比米多處可以定價今所藉以裕地方者全在海商若一減價商必走他郡趨厚利泉雖多財如米之不至何故宜一聽市值俾海商聞之俱來米旣集而價未有不平者若私錢新鑄也火色未純與官錢異第緝治以私鑄之舉則官錢自復府然余言不浹旬而海米



身自錄卷之七  
來集其價遂平錢亦復故

丙午夏旱署府別駕舉繁露之儀禱匝月而土  
益焦說者謂南門宜禁不爲通者決旬百姓  
皇皇絕於水火余曰南門閉則宜雨閉久不  
雨則非南門之故何徒苦百姓爲當事始啟  
門數日雨

余方輯雨異一書閱泉志至正十三年七月雨  
白絲書投籠中如得至寶

宋曾公亮晉江人少客京邸有隣生泣悲甚問

故生歔歔久之乃曰僕因事負官錢貧無以  
償僅一女鬻商人四十萬債官行有日故泣  
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孰若售之我平生喜  
卽如數與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  
以俟生如期往公解維已三日矣公歷官顯  
要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諡  
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  
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

薛天華字君確晉江人其居鄉左戒云毋通要

身南系志卷下  
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不瀆毋豫塵紛事以  
務養寂則內外不擾毋殉末俗態以務養高  
則志行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已  
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養交則戚黨不棄而  
善彙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噪不興  
而口過息毋逐戀嗜好以務養神則天倪不  
伐而和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機心  
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  
忤人以見直而鬼責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

誠則不怨已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妒疾僞能  
以務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  
毋歆羨汰靡以務養菑則不競侈以蠹俗而  
有由禮之漸公世廟時官方伯講學厲行  
以清白稱

蘇隨晉江人嘉祐二年進士令博羅棄官歸號  
紫雲先生葆神鍊氣不與俗接一夕夢遊異  
境覺而賦詩曰夢乘鸞鶴到仙家侍女風流  
魏月華琥珀盞斟千歲酒琉璃瓶種四時花

金函藏錄文刊玉石壁題名篆點砂一枕北  
窓初睡覺日移門外柳陰斜後數年端坐而  
逝

唐僧無等會稽人居南安延福寺盧刺史三請  
不至遣使仗劍云不下山取頭來無等曰身  
非我有况頭邪禪寂自若盧嘆曰空生之道  
一至是乎

宋魏國夫人陳氏晉江人龍圖從易之女內翰  
蘇紳之妻丞相頌之母三公皆嘗爲杭守陳

題杭郡舍柱云吾少從吾父至此邦中與吾

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到盡閱江山之勝

歐陽公詹初發太原途中寄所思詩有云高城  
不可見况復城中人以此得函髻之謗何忤  
菴先生曰此樂府體黃璞乃謂公悅太原一  
妓卒以殞身好事傳之不信韓退之李習之  
李貽孫信璞何哉余按公詩有太原呈薛侍  
御齊奉禮和巖長官登太原龍興閣陪太原  
鄭中丞登汾上閣上太原李尚書是皆所謂

城中也故結句云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  
親流萍喻聚散繫匏公自喻若思妓則安用  
繫匏且太原妓函警詩起云自從別後減容  
光此乃鶯鶯句剽竊傳會其誣益見矣

張襄惠公巡撫江西時奉詔建嚴內閣迎恩樓  
有司重復以請公曰供費如式寔奉 明旨  
批卻之又夏內閣築生墳使司議廣信七縣  
每縣措夫價一千金公曰範金爲槩乎每縣  
百金足矣夏謝曰愛人德者固當如此

宋鄭俠福清人官司法參軍會大旱民流繪圖  
上神宗致迂群奸徙英州元祐初東坡孫覺  
薦起爲泉州教授

韓國華守泉州祥符元年戊申七月二日生魏  
公於泉州州宅世言魏公居河朔故其狀貌  
奇偉而有厚重之德見嬾真子

王文正公會本泉州人八歲徙青州益都 本  
朝丘文莊公其祖亦晉江人爲小官於瓊州  
因家焉

吳中人物志云元陳寶生母莊氏海鹽人其父  
諱思恭泉州大商養于莊一年生寶生甫四  
月恭去商海上久以爲死莊誓不嫁後恭還  
及五年又浮海去遽溺死莊益守志恭有前  
娶生子曰寶一在外家莊曰彼所生與吾所  
乳均出吾子乃質田與之養恭又嘗假債友  
人五千緡友人至是負官錢繫獄莊曰不可  
死有所負也傾橐償之寶生與寶一爲兄弟  
如同胞寶一死寶生爲育其孤女是知莊善

教之有素也寶生長好文與縉紳大夫游乞  
言表揚母節嘗築春草堂奉母于太倉里第  
余按嘉興府志海鹽縣舊志徐一夔贊序樂  
郊私語俱以莊爲泉人陳爲鹽人以商至泉  
贅焉府志又言莊携其孤歸海鹽莊以壽終  
高季迪作詩美之則恭爲泉人似無疑然三  
書俱不載莊之償債及質田養前妻子與寶  
生育孤三事樂郊私語又言黃公聖子久拉  
彦廉字寶生觀濤陳泣曰陽侯父仇也何忍以

怒眼相見于久爲之動容不看而返因作仇  
海賦以記其事其觀濤事人物志亦不載故  
並錄出

科第之盛莫盛於泉如嘉靖戊午鄉舉中三十  
五人辛酉甲子各三十四人近科有及五十  
人者若嘉靖甲辰科入試舉人八十餘人俱  
下第此又一時盛衰之異也

真文忠公於嘉定紹定間兩知泉州余讀公集  
有登金山詩云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

目夕相撞春天花將古來義士骨化作狂瀾中  
央屹立之青峰孤根直下二千尺動影梟窺  
冲融中黃金側布蘭若地鑿翠面面開窻櫺  
雙梳伊軋破浪屋恍忽置我高龍從是時千  
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清空濤聲四起人巔  
寂毛髮蕭爽琉璃宮披衣明發躡煙靄夾背  
俯入歸飛鴻襟前渤澥歛暝色袖裏岷峨吹  
曉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塵埃野馬何時窮蒼  
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正德間鎮

江推官史魯修京口三山志不載此詩公之  
詩至於遺漏他可知矣

歐陽公曰晚唐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  
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極其彫  
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  
人口余攷朴吳人隱泉州安溪余有事過縣  
經永安里周塘卽其隱處後徙福州黃巢攻  
城得朴曰能從我乎對曰我尚不仕天子安  
能從賊巢怒殺之湧白膏起數尺

布衣黃孔昭泉州惠安人何忤菴先生曰孔昭  
詩如入幽林長薄其樹木皆世所有而鬱然  
蒼翳遂覺老蒼歷下瑯琊所稱盧謝未之或  
先

何茂先晉江布衣也陳爾身曰予讀人之文多  
矣至觀茂先之作多撫几流涕蓋其孝弟之  
言動人殊深

泉人蔡元偉云孤舟孤燈聖賢爲侶真有一日  
似兩日氣象

泉南布衣陳建勛年在耆老性好吟咏執操貞厲居貧若康嘗從何儀部研精墳典於歐陽行周讀書處超然絕迹可謂挺孤節於靡枝激清風於頽俗者矣

宋司農卿湖廣總領詹體仁淳熙間嘗爲泉州晉江丞程尚書大昌司馬侍郎後相繼爲守尤加賞異待以賓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嘗提舉浙西常平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餽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卑者實

賴之於是開漕渠清練湖置斗門爲旱澇備真西山爲公作行狀公於泉郡有善政於吾郡有開渠功泉志失之余爲錄出

守令庶屬雖有崇卑而官制悉志之者昭臣服徵淑慝也間有遺落或承前闕爰採泉與吾嘉兩郡人官是邦者錄于左方以補未備其已志而并錄之者便類考也

泉郡人宦吾嘉者自藩臬外有

林曠

晉江人正統十年任桐鄉令見嘉志

隸志

作官德潤任由歲貢



林旺 安溪人歲貢正統間任秀水丞見泉志

林敏 惠安人歲貢景泰間任嘉興丞見泉志

蘇疇 安溪人歲貢天順間任海鹽訓見泉志

盧昭 惠安人歲貢天順間任嘉興稅課大使

饒恕 晉江人監生成化十二年任桐鄉訓見

汪順 同安人吏員成化間任崇德丞互見兩

蕭韶 弘治癸丑任海鹽諭見嘉志泉志作

林秀 晉江人歲貢正德間任桐鄉訓見泉志

連桂 惠安人歲貢正德間任海鹽諭見泉志

洪熊 南安人舉人正德八年任平湖訓互見

曾仲魁 晉江人嘉靖二年進士給事中陞嘉

徐榮 晉江人進士嘉靖癸巳任嘉善知縣互

溫學舜 晉江人進士嘉靖乙未任桐鄉令

李漢 安溪人歲貢嘉靖間任桐鄉訓見泉志

陳道基 同安人進士嘉靖庚戌任嘉善令互

張國謙 晉江人進士嘉靖癸亥任嘉興推官

田相 泉人秀水典史

王用中 泉人秀水簿

鍾信 泉人 王江涇巡檢以上俱嘉靖間任見

蔡民望 晉江人 舉人隆慶庚午任嘉興同知

史朝鉉 晉江人 進士隆慶己巳任嘉善令互

蔡貴易 同安人 進士隆慶壬申任崇德令互

胡世華 泉人 杉青開巡檢

駱世元 晉江人 杉青開巡檢

王三陽 晉江人 進士萬曆辛巳任嘉善令互

蔡彭 晉江人 進士萬曆甲申任嘉善令互

薛喬登 晉江人 萬曆丙戌任桐鄉令見嘉志

謝吉卿 晉江人 進士萬曆己丑任海鹽令見

林夢琦 晉江人 進士萬曆己亥任平湖令互

郭日疆 晉江人 萬曆甲午任嘉興簿

余嘉郡人宦泉者自潘泉外有

劉昌 海鹽人 選貢洪武間任泉州訓見嘉志

許珣 海鹽人 舉人正統間任安溪令見海鹽

徐忠 海鹽人 歲貢景泰間任泉州經歷見嘉

王輔 崇德人 歲貢天順七年任泉州訓互見

周密 海鹽人 吏員天順間任安溪典史互見

鄭恂 海鹽人 吏員 天順間任晉江 延檢見海

汪順 嘉興人 選貢 成化間任泉州 訓見泉志

王浩 平湖人 歲貢 成化五年任南安簿 見嘉

顧旭 嘉善人 成化二十一年任永春典史 見

周家顯 海鹽人 吏員 成化間任泉州 巡檢 見

沈慶 嘉興人 監生 弘治九年任惠安簿 見泉

夏雄 歲貢 任晉江訓導 見嘉郡柳志

王箴 嘉興人 正德九年任泉志 作泉州訓

沈鑑 平湖人 嘉靖五年任惠安訓 見泉志

譚鑑 崇德人 舉人 嘉靖九年任泉州推官 見泉志

吳元 海鹽人 監生 嘉靖十年任南安簿 見泉志

孟鍾 嘉興人 吏員 嘉靖十三年任惠安簿 見泉志

俞咨伯 平湖人 進士 嘉靖十九年任泉州知

仇俊卿 海鹽人 舉人 嘉靖二十九年任惠安

支大綸 嘉善人 進士 萬曆間任泉州推官

金枝 崇德人 進士 萬曆間任同安令

李在公 嘉興人 進士 萬曆間任同安令

夏建寅 秀水人 舉人 萬曆間任惠安令

陸鰲來

海鹽人舉人萬曆三十年在泉州通判以上互見嘉興志歷科履歷

與余一時共事者有費和

海鹽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南安

典姚宗垚

秀水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晉江縣福全倉副使張化龍

嘉興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同安縣金門倉副使

朱垚

嘉興人吏員萬曆三十三年任

不佞懋仁則泉州經歷也

泉州朝天樓考志自唐貞元九年郡牧席相修

後無有繼者四門博士歐陽詹序云倚層霄

於軒檻納千里乎窻牖此郡北牖之立候樓

也萬曆乙巳冬余董城工見其歲久傾仄居

人兢兢焉虞有拉摧之患余亦念圯而後新

則為費鉅故欲易五六朽柱而正之不費官

帑不煩民力止取於余所董城工之美緡中

經月可竣議白道府屬余經紀其事甫庀材

而異議鼎沸有謂關於文風者有謂關於火

災者又謂非千金非經歲不訖工者甚而曰

有巨室重堪輿言賄匠易制者余曰樓有二

十四柱僅換六柱而舊制移如衆柱何監司

句餘陳公司李故鄭李公拂群議是余言咸

出薪俸助工於是議者不能難是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興工十二月二十五日安獸所費才一百有四兩葺工僅三十一日耳因請旬餘公扁其樓曰三台拱秀云丙午八月三日海嘯颶作郡中石坊公署多所傾圮惟茲樓歸然獨存慰余始志是歲鄉舉三十三人明年成進士十二人魁二人及第一人館選二人修城銀四百八十兩內節羨七十莊庫余雖罷歸當事自能找緩必不累趨事民也清源文獻曰朱鑑字用明晉江人永樂十二年

舉人官至都御史正統己巳之變公涕泣憤恨於君父之仇疏十餘上皆防邊大計其係障雁門方略至今賴之黃河清曰詳公之世有足陰維社稷動天地而感鬼神者惜彭惠安錄本朝名臣於公偶遺也余考吾學編名臣記弁山堂別集都御史表亦俱未錄余故備書以俟補錄者按公初授蒲圻教諭以學行擢監察御史按湖廣廣東俱有諭賊緝奸大績權璫王振挾駕出師公時陞山西左

身同系志一  
參政上疏懇留極言虜勢 太皇太后讀其  
疏泣下土木之變公勒兵勤王以遏南侵令  
諭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保障雁門要害  
公涕泣憤恨以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上疏言  
天位不可以無主神器不可以久虛宜急立  
儲君選智勇之將託忠義之臣開直諫之路  
杜權倖之門早革內侍之政再造中興之業  
雪前耻以圖後功公在山西十餘年前後奏  
疏皆防邊大計疏多不錄所賜 璽書至五

十餘道石亨曾以失機爲公所劾憾公公遂  
懇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壽八十八無疾坐逝  
訃聞 諭葬弘治間公鄉人王宣從祀鄉賢  
議云公之爲人雖所行未能盡合聖軌上比  
孔庭然其精忠峻節餘韻流風自是以風勵  
人臣楷範後學於是公遂列於俎豆矣王宣  
者以鄉舉受業蔡文莊公之門養親不仕次  
崖林氏曰先生俯視一世仰觀千古使竟其  
所至必有發前聖所未發者後亦從祀因併

著焉

余解在別駕解前頗曠遠相傳是舊刑館改置  
但郡志無此說或者以廳事舊聯有持三尺  
肅若冰霜之類非幕官語故謂是司李署耶  
安知非常時守法幕官所爲也余以寒鄙誤  
忝非服因念污則自下舛種潔則人裁如根  
故不撓事利已之圖亦不能稅政麗熱獨  
苦黔紐因揭一聯曰體齊家之道以從政推  
愛已之心以及人扁其堂曰敬畏然終以奉

三尺爲時不容是以儀部何公賦七言律四  
首贈余行有官小獨持三尺法身輕不爇一  
年毡之句

余所蒙知獨太守張公也公行後有書勉余云  
以足下而猶然魚服也素王安得不錄簡兮  
哉方今操士如束溼卽椎處於囊何能自見  
願足下如老僧入定一空無際毋令山鬼得  
窺其伎倆斯或道于群妬耳公老僧入定數  
語爲余左契敢緣所蒙錄以識媿

離暑辭神米以小詩云逾年竊祿媿髯參強欲  
從時苦未諳念自爲兒承母愛忍他鬻子遂  
吾貪竊鈇以意顏無二投杼隨人至有三若  
歛泉黎泉偵去祝融災後葬江潭



